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怀宏

Greek Political Theory Plato and His Predecessors

希腊政治理论(下)

[英]厄奈斯特·巴克◆著
卢华萍◆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怀宏

Greek Political Theory Plato and His Predecessors

希腊政治理论 (下)

[英] 厄奈斯特·巴克 ◆ 著

卢华萍 ◆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目 录

中文译序	001
第一版序言	001
1947 年重印版序言	001
第一章 希腊的国家理论	001
第二章 希腊国家	018
第三章 智者以前的政治思想	045
第四章 智者的政治理论	061
第五章 苏格拉底和小苏格拉底学派	097
第六章 柏拉图和柏拉图的对话	124
第七章 柏拉图的早期对话	138
第八章 《理想国》及其正义理论	164
第九章 《理想国》及其教育理论	203
第十章 《理想国》及其共产主义理论	231
第十一章 柏拉图和希腊国家	267
第十二章 《政治家》	303
第十三章 《法律篇》及其关于国家的一般理论	327
第十四章 《法律篇》中的社会关系制度	351
第十五章 《法律篇》中的治理体系	369
第十六章 《法律篇》及其法律理论	395
第十七章 《法律篇》中的教育理论	412
附录：柏拉图政治理论的身后史	427
译后记	440

第九章 《理想国》及其教育理论

教育在柏拉图国家中的地位

在从作为国家生命线的正义转到实现正义的手段时，我们发现了柏拉图所提出的两种伟大的制度。一种是国家公共教育体制，另一种是共产主义的社会安排。公共教育制度会提供胜任特定工作的那种训练，和正义所要求的无私地从事它的那种直觉。通过一种共产主义的社会安排，人们将获得时间来接受这种训练（因为那种安排将把人从谋生的需要中解放出来）；自私的诱因将会消失；最重要的是，隐含在柏拉图正义概念中的把个人视为整体之一部分的观念将得到实现。这两种制度中，新型的教育比新型的社会秩序更伟大。^① 它试图从根源上去触碰邪恶，试图通过改变整套的人生观来改变错误的生活方式。它是用精神药方来治疗精神疾病的一种尝试。在这个意义上，卢梭是正确的；《理想国》很显然是“以往所写过的关于教育的最好的论著”。相比较而言，新的社会秩序是第二位的。它是出于谨慎起见：如果精神的方法不够，人们就必须利用物质方面的强化手段。正如是第二位的，共产主义也是某种消极的东西，至少和教育体

① “一种真正好的教育能够提供最好的护卫者”。“一件伟大的事情”就是教育和培养：如果公民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们就很容易成为事理通达的人。同时必须承认，卷三和卷五在基调方面有一些区别：在卷三中，柏拉图关注教育，并强调它根本的重要性，而在卷五，他关注共妻、共子这样的制度问题，因而把重点放在了制度的重要性上。亚里士多德的批评（柏拉图忽略了社会改革的教育性途径而采用制度性途径），尽管总的来说是不公允的，但对于卷五却还是有点道理的。





制的积极特性相比。教育意味着把灵魂融入那个在它成长的每一阶段都最适于它发展的环境；共产主义意味着抽出那些使灵魂偏离其正确成长轨道的环境因素。

因此而把重点放在教育上，这是柏拉图正义观的逻辑结果。如果正义是使社会和谐一致的社会伦理的原则，如果它就在于社会中每个成员都恰当地履行特定的职责，那么社会为了它自身的协调，必定向它的成员灌输它自己的原则；为了它自己的卓越，它又必定培养它的成员卓越地去履行职责。不但在柏拉图的观念里，而且在一般希腊人的观念里，教育都被看成一种社会化过程，通过它，社会的个体各个都受到社会良知的鼓舞，学会去满足所有的社会要求。我们已经看到，^① 希腊人相信法律的至高无上性；他们把这种至高无上的法律看做是一个社会的共同的精神实体——有利于社会公正的、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的总和；他们认为国家的职能在于教育它的公民与法律保持一致。在赞同国家教育功能的优先性和首要性方面，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一致的，二者都忠于希腊的传统。教育的存在是为了指引它的公民进入国家的精神生活；反过来，国家政府的存在是为了教育。《理想国》，作为（根据它的双重标题中的一个）一篇论述国家“政制”的文章，关注的不是政治结构问题，而是教育方法问题；实际上，柏拉图提到的惟一的统治方式——哲学王的统治——其实是他的教育理论的结果和结论。不过，柏拉图的教育理论还有另一面。教育确实是一种社会化过程，并且因此而意在让个人去适应他的社会；但它也是洞察绝对真理的一条途径，并且这种洞察是个人心灵的洞察。除了社会和社会价值外，教育自身就是善的，并以自身为目的：它的最终目的毋宁说是对位于时空背后的“实在”的沉思，而不是在俗间无谓的影子里行动的生活——尽管柏拉图要求我们必须永远像影子里的人那样扮演好我们的角色，不要因为醉心于沉思而忘记我们对同伴们的义务。这里说的是学园里的哲学家，这个人通过数学和超越数学之上的研究来寻求获取绝对的真理；在这

① 第二章，最后。

一点上，柏拉图和智者学派、伊索克拉底以及所有把教育视为社会成就的一个手段的教师们发生了分歧。他们犯了双重的错误。就其社会性而言，教育是达到社会正义而非社会成就的途径。它不仅是达到社会正义的途径：它也是达到真理本身的途径。

希腊的教育方法

我们必须首先把教育看做一种社会训练来看待。在强调社会训练这一点上，柏拉图明确地、有意识地背离了雅典人的实际做法，转而面朝斯巴达，正如可以说他在转向共产主义时所做过。^① 在雅典，教育是私人性的；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到来之前，国家不曾对学校有过任何资助。梭伦有一条法律规定，父母有义务为他们的男孩提供识字方面的教育（对女孩没有学校教育，只有家庭教育）；但资助办学是一种私人的事业，这种事——如果我们相信德谟斯提尼对埃斯基涅斯的抨击——并不总是由那些最有资格的人做的。学校可能曾由国家官员来控制 and 监督；但甚至这一点也不一定。^② 雅典的教育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我们可称之为初级教育、中级教育和第三阶段的教育。初级教育（在掌握了读写以后）的课程包括学习并解读最优秀之诗人的文学课，采取各种训练形式的体操课，以及欣赏有音乐伴奏之抒情诗的音乐课。文学课不仅传授鉴赏力，而且——既然诗人是希腊真正的宗教老师——也教宗教及某种伦理学。整个课程（从6岁持续到14岁）将造就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能唱抒情诗，并用竖琴为自己伴奏，能信手拈来荷马与赫西俄德的诗句，并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得到发展。如果还想比这学得更多，有支付能力的人可以从智者的传授中或（在4世纪）从伊索克拉底的学校中接受第二阶段的教育，而在后者那里，

① 关于古希腊的教育方法可参看弗里曼，《希腊的学校》。

② 就希腊的基础教育而言，在雅典，国家的举措限于两件事情——一是要求教每个男童写字，一是对学校的道德监督（在梭伦时代以后，这可能由被称为 Sophronistae 的十官员来进行），以防男童被他们的“崇拜者”所败坏。



还可以从修辞学和政治学讲论中获得一种明确的政治教育。中等教育从14岁持续到大约18岁，它的费用昂贵，因而必定总是富人的特权。最后的或第三阶段是军事训练阶段，每个雅典青年在获得完全的公民权之前，都在18岁到20岁期间接受两年这样的训练。这是雅典城邦第一次承担社会训练的工作，而且只花了短短的两年时间。除此而外，教育在雅典取决于家庭的考虑和私人学校的机缘。是家庭不是国家来负责青年人的教育；一家之父给予他儿子的教育也许与国家的需要和性质背道而驰，很可能产生暴乱革命而不是好的公民。这样一种体制，或体制的缺乏，与柏拉图的原则相抵触。“没有一个人关心亚西比得或任何一个雅典人的教育和培养。”^①这句话言过其实了；但的确，在柏拉图看来对国家至关重要的一件事被交给了家庭。他认为，雅典城邦对自己的首要任务视而不见，却被大量的立法琐事所拖累，而一朝个人已经接受了适当的教育，这种事本来是可以放给他去裁决的。雅典为她的疏忽付出了代价：她被一群无知而效率低下的政客统治着，就好比她活该受到这样的统治。由于未曾被国家教育为一位公民，雅典人在他任职期间回报给国家的是一种不合格的官务。可以很容易地推断出柏拉图沿着这条批评线索得出的结论。在反对家庭对教育的控制时，他走到了完全废弃家庭的地步。在反对他从雅典政治家身上发现的无知时，他开始探索国家（且惟有国家）所应给予青年和成人的最好的教育是什么；通过这种教育，最好的政治家是如何产生出来的；最后，通过这种教育和政治家，最好的国家本身又是如何获得生命的。然而柏拉图的批评，以及从这些批评中产生的重大结论，不能让我们忽视雅典教育中较好的一面。雅典公民学到了很多，也获得了一种全面的修养，即便用了很随意的方式。在柏拉图的批评边上，我们必须放上伯里克利葬礼演说中热情的颂辞：“我们雅典人爱美而不奢华，爱智而不懦弱。”毕竟，在雅典如果国家干预得少，个人做的事就会多些。不断的竞争——主要是体育的，但也有音乐的，甚至文学的——可以激发出卓越的表现；即使国家很

^① 《亚西比德》（Alcibiades），第一卷，122B。



少进行教育，心灵也普遍地渴望多才多艺。

斯巴达的教育类型几乎完全不同。雅典是一个现代社会，拥有一种发达的、多元的个体文化，斯巴达却还是一个原始的社会，她凭着这种社会的本能而依旧保持着传统类型。而且，她是一个战争国家，这样她就特别强调公民的服从。在斯巴达早期历史中，一种严酷的国家训练体制发展起来，并持续了几个世纪。斯巴达青年在7岁时就被从父母身边带走，他的教育便被委托给一位国家官员。在斯巴达，家庭不对其成员的教育进行任何管制：国家就是一切。斯巴达青年被安排在“校舍”里——其中每一间都有自己的“教长”——进行艰苦的体育训练来为战争做准备，这种训练多少有些原始的公共学校的意味。这种训练很明确地想要灌输斯巴达社会所赖以存在的军事才能的“特质”：它直接了当地打算让每个公民都与共同体的地方风俗（genius loci）和社会传统相协调。这种教育在斯巴达尤为必要，因为她没有成文法，而早早地渗透不成文法则的精神和原则是保持传统之连续性的一种途径。这种教育的宏大目的是通过有时几近于野蛮的训练和考验来锤炼心灵（或者更准确地，柏拉图会说是“激情”的成分），以达到一种恰到好处的勇敢，并由此为那总是以赢得战争为目标的国家提供它所需的工具和品种。即使在程度上稍轻一些，妇女也要和男人一样屈从于这种严酷的体制：家庭生活从属于国家的需要，家庭在国家里毫无地位，在家里，丈夫和妻子不得享有任何真正的夫妻交流，而孩子一旦过了幼儿期就得离开他们的父母。和家庭一样，斯巴达的财产制度也被调整以适应军事纪律的需要。公民是贵族阶级，供养他们的土地由一个隶属性的人口来耕种；没有经济上的顾虑，使他们有时间来接受国家所给的教育。这些就是《理想国》中一再出现的所有特征，在许多方面，斯巴达显然是它们的原型和灵感的源泉。斯巴达体制实际上在希腊普遍风行。斯巴达，道德教育的头脑（dura virum nutrix），是一个流行的教育中心，希腊其他地方的孩子被送到那里去接受教育。雅典本身也有自己的拉孔式团体，尤其在上层阶级内；一种斯巴达式的风态被百般着意地培养起来，尤





其在年长者和男孩们的关系上。^① 然而，斯巴达有她自己的缺点——这些缺点在后来斯巴达衰落的时候（361 年）比在柏拉图写《理想国》的时候更加明显，但当时已然可见，甚至在 4 世纪初期就有苗头了。如果就组织了一种国家教育体制而言，就界定了作为那种体制之必要基础的原则（和一种道德原则）而言，斯巴达树立了一个榜样的话，她的原则的狭隘界域却导致了一种狭隘的课程，而后者充其量只能产生一种有限的美德。由于只发展激情的成分，她就只采用了身体锻炼和那些能激发勇气的音乐，却完全忽略了教育的人文方面。许多斯巴达人不能读写，实际上也很少有人了解希腊的文学。斯巴达教育不能造就一个完整的人：她只培养勇敢，而甚至在这一点上，她也没有培养出勇敢的品质中那些源于智慧的要素。这里，雅典有东西可给；柏拉图的目的因此也许可以说是，把雅典的课程同斯巴达的制度安排结合起来，用一种比斯巴达原则更高更宽的原则来融贯它，让它持续到比雅典人所曾想过的更晚的人生阶段，并延入另一种更高尚的研究。^②

于是，柏拉图的教育方案从雅典吸纳了个体的一方面——它必须培养完整的人：从斯巴达吸纳了社会的一方面——为了使公民适应于他在国家中的位置，他必须受国家的控制。身为雅典人，并为雅典人而写作，柏拉图很自然地强调他方案中的斯巴达方面。若想实现正义之治，若想让恣意泛滥的个人主义和业余性的不胜任从政治生活中消失，就必须有一种社会教育体制来使每个人有能力依据知识而不是单凭经验履行他所任职务的职责。但柏拉图的体制依然是为了人的教育；它从未丢弃它的雅典方面。他也许自认为首先是在培养军人和统治者；但他知道他也关心普遍意义上的人类心灵的教育。如果《理想国》从一种角度说是“一篇关于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论著”，它也“展示了一种关于人类生活的理想理论，所有人

① 斯巴达体制把成年男人和男孩放在一起，因而它的特征之一就是鼓励而不阻止成年男人与男孩之间的性爱行为。参看下文注释。

② 柏拉图对斯巴达的明确批评出现在《理想国》卷八（下文，290 页至 292 页）和《法律篇》中（下文）。但《理想国》卷三中的教育体制已经是对斯巴达的一个含蓄的批评了。



都可以把这种理论用于自身”。^① 它所包含的教育理论不仅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而且也以人类心灵的构成为依据。因此，把灵魂划分为各个组成要素的古老方式又一次出现了，以指导各阶段的教育过程——这些教育因不同生活时期里占主导地位的要素不同而不同；而在整个教育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是人类灵魂对待知识的态度。

柏拉图教育理论的哲学基础

这一观念所表现的人类灵魂绝不是教育活动的—一个消极的主体。它不是“教育学”随手拿来，在仔细考察过其承受力以及分布负荷的正确方法后，让其去负重的某种东西。这里从没谈到过知识对象被“呈现给”灵魂的“步骤”。柏拉图总是设想心灵是积极的。客体不是被呈给它：它把自己导向客体。它朝着周围环境中的每个客体运动，因为它内部存在着指向每个客体的吸引力。教师从未试过去触碰这种积极的精神力量——至少没有直接触到过；他仅仅相信它存在着，并相信它会活动。他关注的是它的环境。他寻求对那个环境作出调整，以便当激情环顾四周，并由于感觉受到了吸引而朝向所看到的东—西运动时，它能看到美的东西，并朝向它所看到的美而运动。在柏拉图的比喻里，教育会导致“内在眼睛”朝着光转过去；这是因为教师放置了光来吸引眼睛。我们可以把教师说成是“挖掘出”学生内在的最好东西的人：更确切地说，它因合适的对象而自己显现出来，而教师的真正艺术就在于把这些东西置于学生面前。这里也许有点“回忆”说的意味在里面，这种理论在《米诺篇》里有详细的说明：这里要学的所有东西，灵魂在前世都已经见过，学习只是对那种生活的一种“回忆”——当一个客体的某一方面激起我们所谓的观念的联想时，它就会向心灵闪现。这个客体仅提供一条线索：灵魂自己对它的暗示做出反应。但一切都依赖于这条线索。在灵魂通过其环境而决定自身的意义上

^① 内特尔希普，《讲演集》第217页。

讲，环境塑造灵魂。想让自己的灵魂优美的人必须把灵魂放到一片美丽的草原上，美在这里飒飒低语：

美 发出呢喃
掠过她的脸

这就是柏拉图把艺术，尤其是作为教育手段的音乐，放到如此之高的位置上的原因；也就是为什么在论述持续整个青年时期的教育的第一阶段时，他强调灵魂的可塑性和美对塑造它的影响。

因此，教育关注灵魂对其环境的反应。这种反应是精神生活，就像身体对食物的反应属于物质生活一样。和身体一样，灵魂若没有其活动所需的食粮便不能生存；因此只要灵魂活着，就需要教育来为它提供营养。教育是终生的事情：^①一个人，只要他能对每一个新的刺激做出反应，只要他做出反应并通过经验来重塑反应模式，他就是在接受教育。因此，教育不只满心想着青年人：它也忙于教育成年人。如果在一个阶段上它力图调整年轻人的感觉和想象，就像人们调一把多弦的竖琴一样，在另一个阶段上它则力图通过科学训练来规导那伴随着年岁而来的理性力量，并通过哲学研究，进一步诱导出对以前所学东西之间关系的理解，和对人类生活的终极目的以及人类经验世界的洞察。在柏拉图的国家里，一个青年人在进入成年时，教育还远没有完成。一个阶段也许已经结束：对所有适合攀登的人来说，更高的一个阶段又来了。直到 35 岁上能够担起管理之责时，公民的教育才能说结束了；而在那个年龄之后很久，在从事过 15 年的管理工作后，柏拉图让他的公民再次出场，让他们在日益衰弱的晚年为了自己而研究哲学，借助丰富的人生阅历来思索一切的时间和一切的存在。在

^① “希腊人对他们在学校里学过的课程不是持厌恶或漠然的态度，而是有一种热爱，并继续在这些方面修养和提高自己……年长者会回到一位音乐老师那里去改进他们的风格，或者跑去听智者关于地理或天文学的报告……成年公民始终保持着一种对教育的热情，并终生继续着自我教育”（弗里曼，《希腊的学校》，286 页）。



这个紧随着青年教育阶段的第二阶段和更高阶段里，柏拉图的隐喻变了：他的文字不再是关于联想和灵魂的可塑性，而是关于照明——眼睛缓缓地转向纯粹的光——以及灵魂通过艰巨的努力和严格的自律而逐渐赢得智慧。

我们已经看到，灵魂必须被视作一种积极的力量，在它成长的不同阶段上有着不同的发挥作用的形式。它保持着对其生长环境的思考。柏拉图所运用的关于环境的总原则——可以说是他关于恰当的课程之本质的理论——也许可以用一个命题来表达，即，心灵通过与所有过往的心灵产物相接触而得到发展。个人的心灵通过使自身融入人类心灵经过世世代代所获取的产物而得到发展——他的艺术和文学，他的科学和哲学。但我们已经看到，国家本身就是心灵的一个产物；相应地，柏拉图相信教育部分地与国家相联系，人们不仅要接受知识方面的教育，还要接受公民行为的教育。一种教育的完善程度是与它所拥有的经验的丰富程度成比例的；没有哪个人的心灵可以说已经发展到了最高点，除非他在心灵过去已有发展的每个方面都得到了发展。这种过去的发展包括某种政治发展：因此，每个意在接受一种完整教育的个人，都有必要经历那种发展。个人灵魂的进化本身必定重复了人类灵魂的进化。这是生物学所告诉我们的物质真理——每个人从第一个细胞到完善的身体这种物理进化，重复了整个人类的物理进化——在精神上的对应物。因此，在柏拉图那里，现实中的心灵和理论上的心灵之间没有区别，教育也不限于后者。既然整个的灵魂都要得到发展，那么我们所能获得的所有实际的训练和经验就都是我们教育的一部分。实践和理论同样是心灵的产物；必须使心灵和二者都发生联系。柏拉图这样就再一次强调了人与国家的关联。我们已经知道，国家是人的心灵的产物；反过来，我们现在了解到，它也是人的心灵发展的必要因素之一。

因此，整个的人类经验就是教育的课程和主题。而这种经验不是无意义的。它不是一连串的偶然事件，而是一个逻辑序列，并且它必须被这样



看待。在柏拉图那里总是暗含着一种以目的论的心灵观为基础的目的论世界观。首先，人的心灵由于引发行为而朝向一个目的运动，因为它根据理性来运动，而理性的行为总是具有目的性。说一种行为是理性的就是说它有一个目的：非理性行为就是没有目的的行为。每当人类心灵引发行为时，它也不只是朝着这样或那样的目的运动：它总是朝向同样的目的运动。心灵是一个以理性为据的统一体；因为是一个统一体，它就总是朝着一个终极目的——善的获得——运动，无论它眼下可能寻求实现什么样的目的。第二，正如实践着的心灵总是依从目的而行动一样，认知着的、会产生知识的心灵也总是根据目的而认知。当它在客体中看到一个目的，并意识到它们适应着各自在一个总体系中的位置时，它就理解了这些客体，并且这种理解是和那种意识成比例的。认识一个东西，简单地说就是把它看成一个体系（在柏拉图的术语里是一种理念）的一部分，并把它理解为是适应于体系的完善性的。现在不可能有许多互不关联的体系——否则知识将是一堆碎片，片片都为神秘所笼罩；作为任何真知识的条件，心灵要求把所有体系都联结成单一的一个体系（或最后的“善的理念”），以便和它自己的统一相对应。世界的统一因此就是知识的最后公设，而世界的统一又包含着使其成为单一体系的一个单一目的。因此，在知识里和在行为中一样，也有一个单一的终极目的或终极善。但第三，这种对终极目的（作为知识的条件）的假设实际上暗示着，我们所认识的世界本身就是一个统一体，一个得到某个单一目的支持的统一体。否则，那表现在知识中的世界，那作为一个有目的之统一体的世界，将会是人类心灵的一个虚构。因此，说知识蕴涵着一个终极目的，也就是说存在蕴涵着一个终极目的。

这样，有一个终极目的既存在于人类心灵的行动和思想中，又存在于心灵在其中行动和认知的世界的存在里。行为，知识，存在——一切都蕴涵着善的理念；正确的行为就是懂得“善是一切存在之根由”的行为。这样，教育的顶点和终点就是关于善理念的知识。当灵魂知道了激起它全部



生命力的目的时，它只是充分地适应了它的环境。但依据一个目的去认识世界，也是按照这个目的去做。教育因而既产生认知也引发行动；在教育下认识了善的理念也就等于得到了行动的要栓，因为所有正确的行为都是在关于目的（所有事物的目的）的知识指导下的行为。这是“美德即知识”的真正的、最终的意义；这是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所诠释的关于人的哲学的终结点。^①

护卫者或辅助者的教育

1. 体育在教育中的地位

现在我们已经概略地看到了柏拉图要求成长着的心灵据以接受教育的主旨的一般性质。我们尚需详细地研究一下柏拉图课程的特征，尤其是要辨别它所分成的两个主要阶段。首先，这些不同阶段依据于年龄的不同；但我们也会发现它们依据于阶级的不同。属于青年人的第一阶段，也是惟有军人（或辅助者）阶级的大部分人才能通过的阶段；这个阶段特有的教育因而同时是对青年的教育和对军事阶级的教育。柏拉图认为，这种教育在于通过情感教育进行性格的培养。它的目的是使“激情”适中而使情感平衡，因为这最适于社会的需要，也最符合青年军人将在社会体系中占据的位置。因此，它主要是一种社会教育：它的目的是帮助某一阶级的公民为恰当地履行国家所要求的军事职责做准备。属于成年人的第二阶段，也是只有那些配得上“完美的护卫者”阶级的成员身份的人才能充分完成的阶段。它的教育既是一种中年教育，也是一个统治阶级的教育。理解力就是在这个阶段通过科学和哲学而形成的；因而在这个阶段，教育的社会性方面不再那么突出。确实，柏拉图相信且坚信，只有通过科学和哲学来培

^① 善的理念代表了从苏格拉底开始的——当他，我们已经看到，用“它对什么有益”的问题替换以前的“它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问题时——转变的完成。如果我们采纳伯内特的观点，我们会说，善的理念和《理想国》中其他的信条一样，是苏格拉底式的，而不是柏拉图式的（参看伯内特，同前引，169页）。



养理解力才能为国家提供它所需的统治者；从这个观点出发，这种教育有其社会目的和价值。但仍然真确的是，一种更强的个人意味在教育的这后一阶段开始出现了。哲学家“孤独地航行在奇异的思想海洋中”，他有时会显得几乎脱离了他的社会；尽管他也许还会被召来为国家服务，他来的时候却走着难过和不情愿的步子，两眼不时地向后张望。应当造就完美的护卫者或政治家的理解力教育，却造出了根本就宁愿不再做政治家的人；尽管柏拉图也许会认为，那些宁愿不去统治的人是最好的统治者，但他难脱前后矛盾的窠臼。这种矛盾很自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①这也是柏拉图本人在他自己的人生中所表现出来的矛盾。

柏拉图为第一阶段所倡导的学科，在很大程度上是改头换面后的传统的希腊学科。希腊的三门基本学科——体操、文学和音乐——被柏拉图归为两门，体操和音乐。然而，这两门在柏拉图那里比在普通的希腊人生活中有着更广泛的意义。体操既包括身体锻炼，也包括节食和医疗：质言之，它指对身体的全面照顾。这里，柏拉图是在遵照并寻求扩充一种流行的希腊用法。关心学生的整体身体状况是希腊体操教师的习惯。“他必须知道什么样的锻炼适于什么样的体质：人们经常把他和医生联系在一起。他的目标是预防——医生的目标是治疗——疾病。”^② 柏拉图沿袭了这个传统，竟至于在《理想国》里完全废除了医生。他们愿意治疗身体的病态，却只是在鼓励疾病；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没有他们发挥技术的余地。柏拉图是在关于身体的一般科学这一广义上使用体操这个词的，他的音乐概念也是同样广义的。它既包括音乐学习，也包括文学课；实际上，在柏拉图所用的这个词里，包括了对雕塑艺术的学习。总之，当用于教育时，音乐就是一般的艺术——用三种媒介（言语，声音，或造型）中的任何一种来诠释生活的艺术。它是对心灵进行全面训练的一种途径，如果这种训练可以通过艺术来实现的话——也就是说，如果它能在年轻人身上实现的

① 见上文。

② 弗里曼，《希腊的学校》，126页：参看上文。

话。

我们已经说到，体操是身体的训练，音乐是心灵的训练。然而实际上，正如柏拉图很快就发现的，“二者的教师主要期待的都是改善心灵”。两种训练模式实际上都是要服务于一种道德目的：二者都是塑造品质的手段。体操是一种为了心灵而进行的身體训练。它旨在诱导出忍耐和勇敢的品质：旨在对“激情”成分进行适当的节度；这些是它的基本目的。无论就它在身体上的还是在道德上的效果而言，体操都是军人为他在国家里的位置所做的准备；因此，它是一种社会教育的方法。记住如下几点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观点：首先，体操在希腊有点军事训练的性质，因而是为公民生活所做的一个准备；第二，它包括舞蹈，而希腊的舞蹈不仅是有韵律的活动，却通常表现了一个故事或一种情感方式，这些给了它们一种明确的寓意。^①但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必要作出任何解释。我们有一种常识，即国家战争可以在运动场上（或者，希腊人会说，在角力学校里）取胜；我们自己的诗人也曾说过，^②游戏有一种道德价值，因为它们能够产生团结，并能激发忍耐的品质。

2. 音乐在教育中的作用

如果说体育是为了心灵而进行的一种身体训练，那么音乐便是心灵的直接训练，意在调节和端正“激情”成分，并诱发出理性的新生力量。它不能提供科学知识——因为那属于其他的教育手段和一个较晚的成长阶段，但它能提供正确的意见，而它的目的也正是这个。它意在使尚处于感性阶段的年轻灵魂“习惯于”把不得不解决的问题感觉成它愿意去解决的问题，凭借习得之情感的深刻力量去做它应当做的事，而无需知道这样做的原因和目的。这就是为什么要使用艺术性中介。诗歌的节奏和句法，乐

① 我们也必须记住，体操在每一个希腊城市的生活中，以及在整个希腊世界的普通生活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体育馆或运动场（有别于青年们接受训练的角力学校）；在体育馆里，市民们聚集起来一起训练。民族性的运动节日（尤其是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凝聚希腊的重要纽带之一。体操就这样同公民的生活及国家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

② 例如，亨利·纽博尔特爵士在他的《生命之灯》（Henry Newbolt, Vitai Lampada）中。



器的声音，雕塑艺术的造型和色彩，它们本身就对青年人具有吸引力；而如果当它们以强烈的艺术吸引力接近青年人时还带来了一种道德上的启示（正如诗歌、音乐和雕塑也许都传达的），那么它们就会把一种成长中的对正义的热爱潜移默化地灌输进青年人，因它们的艺术吸引力而接受它们的心灵。

但如果这样的话，最重要的是艺术应当始终传达一种道德教化，而千万不能吸引青年人去爱他们不该爱的东西。它应该始终为激情带来勇敢的训诫；它应该始终在理智的耳边低语那最终的善——总有一天，理智会充分地认识这种善。这种假定包含着，而柏拉图相应地也尝试着，对文学和音乐的改革。在改革文学时，他同时涉及了它的内容和形式；谈到内容时，他建议要实行一种宗教式改革，而谈到形式时，他定下了文学批评的首要原则和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基本原理。这样一种宗教式改革是必要的，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构成了文学教育的主题的诗人也是希腊的宗教老师；相应地，柏拉图会重新修订荷马及一切戏剧家的作品中任何（在他看来）歪曲了上帝本性的地方，正如一个现代改革家会尽力从《旧约》所表现的耶和華的性格中删去关于复仇或嫉妒的描述。这里他像是在考虑把国家的权威延伸到对信仰的控制。^① 他已经让国家的权力抓住了教育：通过教育，它们现在涵盖了宗教。也是通过教育，它们又进一步得到延伸，以决定《理想国》中的诗人和作者将采用的文学形式。正如国家必须控制诗人对上帝本质的描绘，因为这会影响到公民的性格，它也必须控制诗歌描述的形式，因为这同样会影响性格。这个结论来自柏拉图的原则，即灵魂模仿所有与它发生联系的事物。如果灵魂和一种戏剧性的表现形式相接触，它就会融入那种形式的精神。如果它置身于各种不同的、有好也有坏的性格中，它就开始在实际生活中具有了各种不同的倾向。它就开始一会儿摆出这种姿态，一会儿又摆出另一种；这样就恰好违背了国家的基本原则，即每个人都应当做一件事，扮演他所被要求的一种角色。戏剧是

^① 国家权力的这种延伸在《法律篇》中得到了更为详尽的阐述（参看下文）。

